DOI:10.16134/j.cnki.cn31-1997/g2.2001.03.024

“阳春白雪”和“下里巴人”

戴建华

“阳春白雪”和“下里巴人”是古代艺术文野、精粗之分的代表作品，文献中始见于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：

> 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其为阳阿薤露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阳春白雪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。

古书本无句读，易生误解。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阳春白雪”条引《文选》李周翰注作“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，高曲名也”，而“下里巴人”条引同注则作“《下里巴人》，下曲名也”。《中国成语大辞典》“阳春白雪”条引文断句为“其始曰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”，而“下里巴人”条引文则直作“其始曰下里巴人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阳春白雪”条释为“战国时代楚国的一种高雅的歌曲。后来泛指高深的、不通俗的文学艺术，常跟‘下里巴人’对举。”《汉语大词典》同条释为“战国时楚国的高雅歌曲名……”，而“白雪阳春”条则云“《白雪》、《阳春》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两支高雅的歌曲……”。多种成语、典故词典说解参差，率如此类。然而，“阳春白雪”、“下里巴人”究竟是几支曲子呢？



“阳春”、“白雪”，“下里”、“巴人”在文献中常常独用，似属并列。例如：

(1)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：“昔者师旷奏《白雪》之音，而神物为之下降。”又《俶真训》：“耳听《白雪》、《清角》之声。”高诱注：“《白雪》，师旷所奏……《清角》，商声也。”

(2)《文选》宋玉《讽赋》：“臣援琴而鼓之，为《幽兰》、《白雪》之曲。”马融《长笛赋》：“中取度于《白雪》、《渌水》，下采制于《延露》、《巴人》。”李善注引高诱曰：“《渌水》，古诗。”嵇康《琴赋》：“扬《白雪》，发《清角》，理正声，奏妙曲。”又：“绍《陵阳》，度《巴人》。”吕向注：“《陵阳》、《巴人》，皆曲名。”陆机《文赋》：“缀《下里》于《白雪》，吾亦济夫所伟。”李善注：“《下里》，俗之谣歌。”陈琳《答东阿王笺》：“夫听《白雪》之音，观《渌水》之节，然后《东野》、《巴人》，蚩鄙益著。”张协《杂诗》：“《阳春》无和者，《巴人》皆下节。”

(3)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引与黄琼书：“《阳春》之曲，和者必寡；盛名之

下，其实难副。”

(4)李白《古风》二十一：“试为《巴人》唱，和者乃数千。”又《月夜听卢子顺弹琴》：“《白雪》乱纤手，《渌水》清虚心。”

(5)岑参《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》诗：“独有凤凰池上客，《阳春》一曲和皆难。”

独用之例，易被看作简称，尚不足凭。如《汉语典故词典》(汉语大词典出版社)“阳春白雪”条即谓“省作‘阳春’”。但“阳春白雪”、“下里巴人”常常倒文，则应属并列。例如：

(1)梁简文帝《与湘东王书》：“《巴人》《下里》，更合郢中之听。”

(2)薛用弱《集异记·王之涣》：“此辈皆潦倒乐官，所唱皆《巴人》、《下里》之词耳。”

(3)王禹偁《为宰相谢赐御制歌诗表》：“台衡扆扆之铭，彼何肤浅；《白雪》、《阳春》之句，空炫清新。”

(4)徐霖《绣襦记·鸣珂嘲宴》：“《白雪》、《阳春》无敌，行云响遏。”

(5)崔时佩《西厢记·琴心写恨》：“高山流水千年调，《白雪》、《阳春》万古情。”

此外，尚有一例“白雪”、“阳春”对举之例，更显二者并列无疑。鲍照《玩月城西门廨中》：“蜀琴抽《白雪》，郢曲发《阳春》。”

宋玉《对楚王问》“其为阳阿薤露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。”《艺文类聚》卷43引《襄阳耆旧传》作“中而曰《阳阿》、《采菱》”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有“歌《采菱》，发《阳阿》”之句，晋崔豹《古今注》卷中：“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，并丧歌也。”由此可知，《阳阿》、《薤露》亦为并列二曲。准此，宋玉乃把音乐艺术分为上中下三等，各举二例以证。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为上品，《阳阿》、《薤露》次之，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为下品。《辞海》(1999年版)“阳春白雪”条引《神奇秘谱》云：“《阳春》取万物知春、和风淡荡之意，《白雪》取凛然清洁、雪竹琳琅之音。”

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皆已失传，考据或许无关宏旨。但从辞书编写规范的角度讲，诠释理当划一，不令读者无所适从，尤其在同一部辞书中，相关条目应互为照应，不能自相矛盾。

(北京牛栏山一中　101300)